

感谢微信



陆建华

早6:30打开手机,夜11:30关机,这是我最近十年来的生活习惯。

打开手机只一会儿,报告有微信到的铃声就会此起彼伏,连绵不断。在我的耳中,这微信的铃声是一天最悦耳的音乐。看那一个个熟悉的名字随着铃声跳出来,我就仿佛听到朋友亲切问好,听到几十年前曾经同窗共读过的老同学笑着提醒:“昨晚又辛苦笔耕了吧?毕竟上年纪了,不要太劳累。”

我早就想写篇短文,表达我对互联网新时代才出现的微信的赞美。每天从天南地北天涯海角发来的微信,让我真切理解什么叫“地球村”,“环游同此凉热”;什么叫心心相印,“海内存知己,天涯若比邻”!

看朋友的微信是我一天之重!

感谢许多旧友新朋友主动提出与我建立微信联系,我都欣然同意,但我同时又都坦诚打招呼:“请原谅我不可能每天必回,我已八十老翁,不太可能经常与你微信互动,务请理解与谅解!”这决不是我失礼,更不是端架子,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我的朋友,你们发来的微信,我都会一一看过的。

看微信中的新闻,看微信中的朋友,是我每天看微信的两门主课。

现在微信消息鱼龙混杂,泥沙俱下。我主要看《邮中五九》群里老同学张荣、魏曼琳和《夕阳红》(省委宣传部老干部处)群里杨仪等几位同志的微信新闻。不能说他们的微信百分之百可靠,但他们对每天的大量信息,都是经过仔细选择、辨析,才郑重选了有价值的发到网上。我经常看他们经过认真筛选后发到网上的新闻。

最让我感到亲切、也有浓厚兴趣的是看微信中的朋友——

扬州的老陈、总是让我看到他憨厚诚挚的笑容。他告诉我,每天醒来,他都要向他的朋友一个个问好,像时钟一样准确,又都是有温度的“祝福短语”。我说,你何必一个个发呢?发一条到朋友圈里,又快捷、又省事,多好!他说:我不怕麻烦,我想念我的每一个朋友,现在见面不容易,我喜欢每天一个个单独问候!

老丁是我这辈子联系最多的好朋友,

秋天的黄昏



张清伟

一条小河穿过黄昏
岸边一片芦苇
高昂着宛如岁月染白的头颅
像箭一样射向无边的苍茫

几块沉默的石头
在夕阳下
像遗失在秋天的经卷
晚风荡涤尘世
流淌出光阴的脆响

一只飞鸟
衔走时光的果实
在金色的黄昏里翩跹
指引天涯人的归途



《等待》

胡智慧摄

秋有月



张金刚

明月在那西山顶上,朗照过无数个春秋,看过了太多世事沧桑、人间冷暖,有着绝对的大智慧。夜深人静之时,我凭窗对月,豁然开朗,那些曾压得我不能呼吸的小事,想来根本不值一提。有事,才是人生,应对就是了。

父母曾在秋月下四处借钱,为我筹学费。我曾在秋月下焦灼地赶文案,准备上台;也曾因压力巨大,在秋月下做着辞职的“逃跑计划”……回望,一切皆成过往。苏轼对这看得太透彻,“月有阴晴圆缺”,解开了不知多少人的心结。月升月落,又是一天;朔望轮转,又是一月;天天月月,又是一年。人生何其短暂,想来,能再与秋月相遇,即是获得。

月下,世界看似在沉睡,却又都在按部就班地行进着。

河溪借着月光奔忙东流,水草又滋润了几许,卵石又圆滑了几分;树木没了知了没完没了的吵嚷,正好赶紧地潜滋暗长,叶子该黄就黄,该红就红,该落就落。大地到了该交答卷的时候,玉米、谷子、高粱、南瓜、花生、红薯、苹果、葡萄……趁着秋夜凉爽,加快了储存养分、瓜熟蒂落的速度,都盼着农人给自己一个笑脸。这“隐秘角落”里的事情,秋月看得一清二楚,但她不说,只是乐。

街道正是安歇的时候,被车轮碾轧过的柏油路面,可以暂时舒展畅快地呼吸一下,很快,它们又将载着这个城市驶向前方。常去光顾的早餐店,应该已经亮起了灯。大叔和面、削馅,大婶熬粥、拌菜、包饺子,做豆腐脑,彼此不言不语,配合默契。那些亮着的窗户,是否有人在加班,有人在准备行囊,有人在病中煎熬,有人在辗转反侧……月光是安静的,城与人也随之安静着,但等天亮即刻再出发。

秋有月,且能伴我徐行静思,自是乐事一桩。即便我已步入如秋中年,但心境淡如水,静如月,安如夜,当是正值人生好时节。我对即将落山的明月长舒一口气,裹了被子,复睡在满床月光里。

江中有个扬中岛



刘干

镇江东北部江面上有座岛,它叫扬中岛,俗称江洲。南口夹江和北口主航道在岛周围包裹着,332平方公里的冲积平原,藏在扬子江风光秀丽的褶皱里,成就了长江中第二大岛的荣耀。

岛有岛的模样,东边有20平方公里的西来岛,水深浪高,船只伴岛行走,船容犹如欣赏江畔画廊。西边有8平方公里的雷公岛,岛中有江,江中有岛,江套江,岛牵岛,随处都是取景框,到处都有快门闪光灯。

江湾船只出出进进,树林团团簇簇。岛上人喜欢栽柿子树、橘树,到了深秋,一树树“红灯笼”,采摘下来成车成船运向岛外。除了一部分人办企业,

还有一部分人靠江吃江、半农半渔,盘好田地,闲时一叶扁舟,一张网,入江一工会工夫鱼货满仓。此情此景,让我忽然想起清代诗人殷元对扬中的描写:“不须金碧修高楼,小结蓬庐亦自幽,二月河豚三月笋,最关情处是江洲。”

扬中曾是水运的驿站。木船和竹筏去上海、走南京、下扬州,出入长江,都要在扬中歇脚。早年岛上有棵银杏树,每柱虬枝若水桶粗,恰似巨臂,华盖有篮球场大小。相传长江孽龙闹事,损船毁田,欺负民众。银杏树舞动巨臂虬枝与孽龙搏斗,终见风平浪静。如今树已不在,但树的故事依然在流传,它影响力还在充当这岛的保护神。

北去五里,岛上有徐达庙遗址。

史上说庙的样子,一张门,两个圆孔窗,宛若徐达的尊容。据说,元末明初,徐达镇守过扬中岛,后来成为他的封地,晚年曾到此短暂隐居。现在徐达庙遗址上,早已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,在叙说着沧桑往事。岛与夹江之间有朝阳湖,则是西施的“即兴创作”。传说,西施在船上梳妆,不小心风把罗裙吹入水中,波浪连绵荡漾,罗裙很快沉入水底,船家跳入水中捞起罗裙,理在船头朝阳晒裙子,朝阳湖的名字就流传开来。

岛周围曾有二十个渡口去对岸镇江、常州、扬州、泰州。一只乌篷船,风风雨雨。这小码头逐年喧闹,就有了饭店驿站,变成正儿八经的镇子,因江边沙地生长三片茅草芦苇,便叫三茅镇。只因洪水泛滥,水位日

渐提升,终于欺凌街市,镇子便败落下来,封存了繁华的码头。

新中国成立后,两岸修了公路,拆了渡口,只留下二墩港汽渡,24小时有铁板轮船载汽车过江到对岸高港口,链接沪陕高速、京沪高速,去往全国各地,极大的方便了行人和车辆。

如今,南边夹江修建了扬中一桥、二桥、三桥和扬中大桥,北边主航道修建了泰州大桥,高速公路穿岛而过,与原有的高等级公路交叉,形成了一个巨大的“X”号。公路上尽是载人载物的汽车,川流不息。扬中岛的发展,正与这路上的情景一样,以乘法的方式飞速向前。

扬中是个岛,长江下游中永运不会漂走的岛。

岁月深处桂花香



李秀芹

20世纪70年代,我和老洲结婚了。我有一个弟弟、六个妹妹,那时一大家子挤在4间土坯房里。我们结婚时弟弟去邻居家借住,给我们腾出了一间房子当婚房。结婚第三天,我们就搬去了单位宿舍居住。宿舍仅能容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,我们用木板在房内搭了个阁楼盛衣物,又在房子前面的空地上搭了间小屋,半间当厨房,半间盛杂物。

有一天老洲下班回家,说得了一个宝贝。他从包里掏出一幅画,画上画的是一棵桂花树,画得很逼真。老洲说这是市里一位知名画家画的,上午这位画家来他们单位参观,恰好老洲负责接待,中午休息时,老画家看着厂子里的一棵桂花树来了灵感,当即做了一幅画,送给了老洲。

画是好画呀,可看完画我俩便犯了愁:墙上已经钉满了钉子,钉子上挂着零碎的日用品,满墙找不出一块可以挂画的地方。最后老洲只好将画折起来,夹在书里珍藏。

那段时间,家里来了客人,老洲便打开画让客人观赏,甚是得意。后来,大儿子调皮,家里没人时自己翻腾出书本玩,误撕了那幅画,老洲心疼得一天吃不下饭。我知道他不是心疼画,而是心疼逼仄空间里丢失的一道风景。

我鼓励老洲自己学画画,老洲竟接受了我的建议,半路出家拿起了画笔。只要是休息日,我和儿子便陪老洲去公园写生。那幅

撕碎的桂花画成了老洲心病,他学画专画桂花。说实话,老洲画悟性不高,虽然天天抱着书本研究琢磨,有时也向精通绘画的老师请教,但他总也画不好。每次他画完,问我们,画得好看吗?我和儿子都违心地说,有进步,比上一张好看多了。

我们家的每本书里都夹着老洲的画,后来二儿子出生了,老洲那些画成了儿子的玩具,总也“撕”不完。

20世纪80年代初,单位分房,我们终于有了两间房子。但总算腾出一面墙可以挂老洲的画了。画挂上墙的那天,我和孩子们都夸老洲的桂花画得逼真,儿子上睡觉时还能闻到桂花香呢。

10年后,我们在城里买了一套房三居室,我留出一间房子给老洲当画室。可老洲却说自己的画配不上新房子,要想看花,买一盆桂花回家看就可以了。

我们退休后,回老家买了一套房老宅子。老洲回看了老宅里的大院子,简单装修了一下便搬了进去。老洲计划在院子里种菜养花,还要在院子中央种一棵桂花树,等桂花树开花了,一家人坐在院子里喝茶、聊天。

如今我们家的桂花树长得枝叶旺盛,每年秋天桂花开时,我总能闻到浓浓的桂花香。其实这种花香一直萦绕在我身边几十年,从老洲带回那幅画开始,我们家就充满了花香和喜庆。画上的桂花伴我们度过了清贫又平淡的日子,芬芳了岁月,温暖了流年。

伏了声声又一秋



周存亮

盛夏时节,坐在运河岸边,有蛙鼓,有蝉叫,有风吹,还有雨响。最感兴趣的,是伏了的声声嘶鸣。

初伏听了,惊讶于它的高亢激越。高一声低一声,长一声短一声,急急忙忙状,歇斯底里态,为满眼青绿的乡村增添了别样的韵味。吵得久了,能应景似地听成各种意境,少年时,听着很像在老路过的救护车,“嘀嘟嘀嘟”地彰显着分秒必争的急促;后来,又像电视里那弓腰驼背的打更者,拼尽全力吆喝“天干地燥,

小心烛火”;很多时候,又像课堂里的老师,边敲桌子边喊“伏天完了,伏天完了”,提醒我们珍惜时间,努力学习。现在看来,如果说蝉鸣枝头,是耕读传家的乡绅,为草木葳蕤又是合唱又是协奏,轻快舒畅,悠游富足;那么伏了声声,应是年过半百的秀才,为桂华皎洁又是抚琴又是弄笛,高亢激越,却心事无限。

见到伏了那一刻,惊诧于它的娇小精致。我曾循着声音,在院东那棵老榆上第一次看到了伏了。它和蝉形状一样,却只有蝉的一半大小,臀更细,羽更薄,背上还有青绿色的点缀,如一件玉

器古玩。伏在榆树上,和树皮几乎同色,如果没有鸣叫,即使走到跟前,也难以发现。后来央人用网子捕到一只,放在新扎的蜘蛛笼里,想弄清楚那高亢的声音是不是从这不足二指长的身子里发出来的。伏了很娇羞,无论如何挑逗,都不肯出声,待你等不及转身走远了,走久了,它突然叫起来,叫上几声,停一停,然后又开始了。

随着了解的深入,惊奇于伏了的浓浓烟火味。在史前到汉代各种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蝉形玉器中,有许多身长二厘米的,这不就是先民眼中的伏了么?在

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,先民已用蝉和蟋蟀来区分蝉和伏了,并抱怨它们扰得世间焦躁不安、心神难安;汉魏以来,蝉蜕成为古代妇女挽发的流行发式,这怎能少了伏了那玲珑体态的功劳?至于历代文人雅士对寒蝉的咏叹,更是数不胜数。面对大自然的变换,伏了还是识时节的智者。在草木嘉茂之时,它已开始传递“伏天完了”的信息,以盛极则衰的先知先觉,告诉人们及早着手,为收获猫冬做好准备,这不是哲学家吗?

伏——了——,伏——了——,听,它又在告诉你秋天要到了。